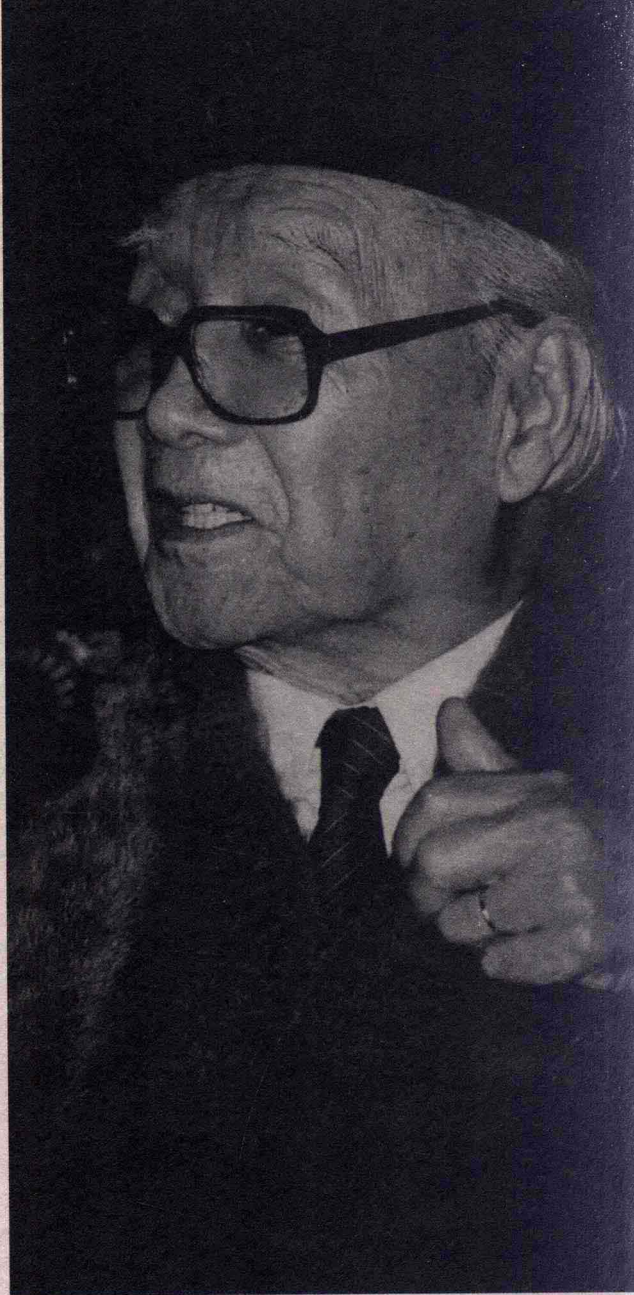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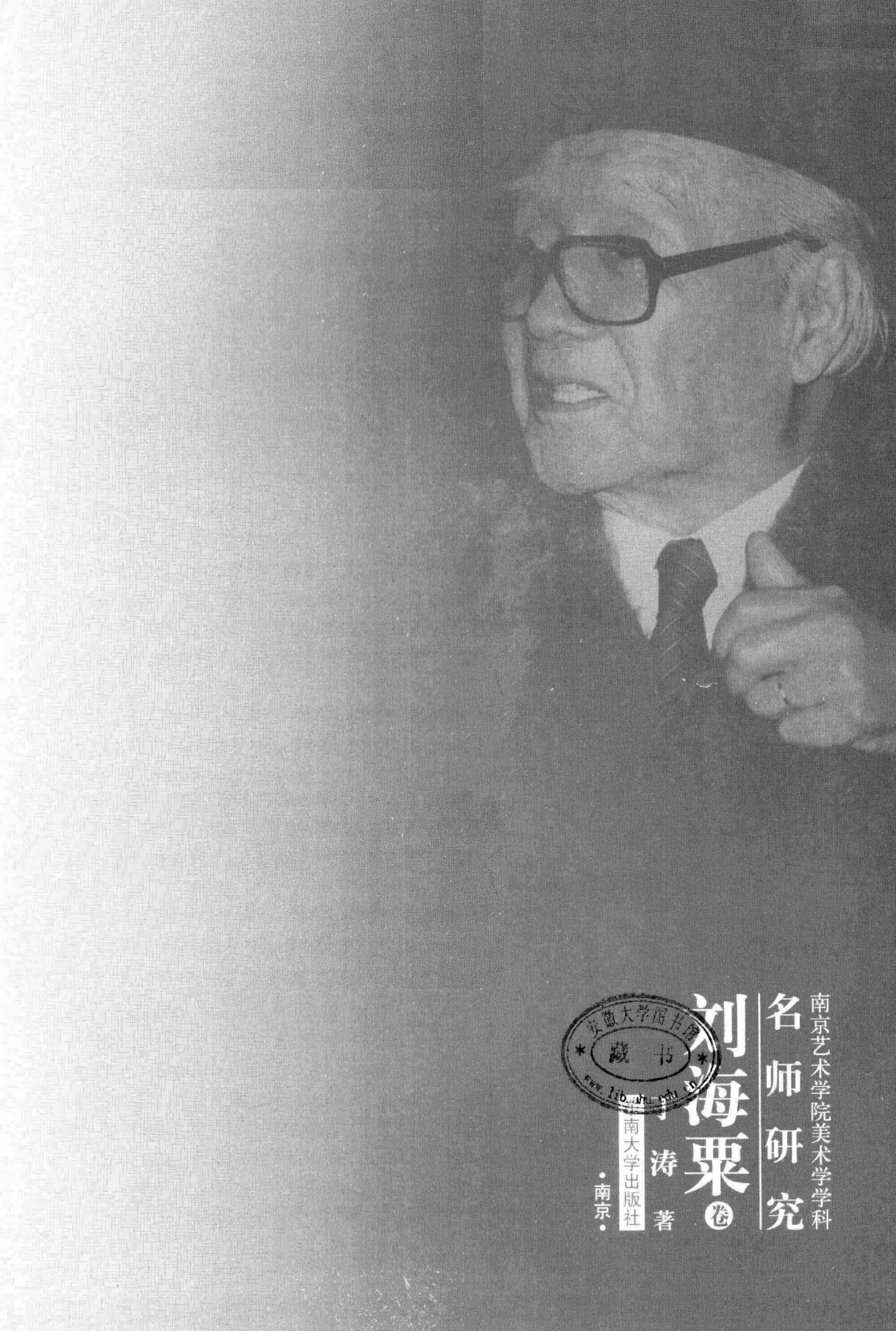
名师研究

刘海粟

卷

丁涛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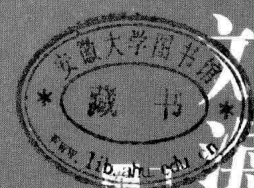
名师研究

刘海粟

涛 著

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海粟/丁涛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1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

ISBN 978 - 7 - 5641 - 3806 - 6

I. ①刘… II. ①丁… III. ①刘海粟(1896~
1994)—人物研究 IV. ①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7291 号

装帧设计 谢燕淞 夏媛媛

版面设计 刘庆楚

责任编辑 刘庆楚

责任印制 张文礼

刘海粟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7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3806-6

定 价: 32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总 序

毋庸置疑,名师与高徒是检验一所大学、一个系科之历史与成就的最为有力的标尺。名师不乏高徒,而高徒则又往往成为名师。自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始,到1952年由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于无锡合并为华东艺专,再到1958年迁址南京、次年升格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几经沧桑变迁,南京艺术学院的美术学学科文脉已逾百年之久。我们之所以在全国同类艺术教育院校中备受瞩目和关注,其重要缘由正在于名师汇聚,文脉的薪火相传有序而得力。

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百年的历史沧桑中,无数人的人生和命运与其发展互为纠结、血脉相连,南艺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他们在美术学上的成就以及人格魅力则成为南艺的百年文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大千、黄宾虹、潘天寿、潘玉良、陈之佛、谢海燕、朱屺瞻、吕凤子、丰子恺、关良、刘抗、郑午昌、倪貽德、傅雷、颜文樑、吕斯百、蒋兆和、罗未子、汪声远、李超士、常书鸿、俞剑华、刘汝醴、温肇桐、陈大羽、李长白、苏天赐……,正是这一大批现当代美术史上显赫的身影构成了南京艺术学院这百年老校的动人华章,也印证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

艺术对于一个人乃至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在我国现当代功利主义思想对艺术教育的冲击同样尤为明显。刘海粟先生早在1936年《艺术的革命观——给青年画家》一文中便指出:“看现在的教育组织法,专提倡工科、理科及生产科(即职业教育),觉得文艺没有用的。诸如此类,可证明当道者并不明白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我不反对理科,也不反对工科,更不反对职业教育。

不过这些都属于物质的。但精神的也非要注意不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不仅光为了吃饭,有时他的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一方面要解决口,一方面也要解决耳朵和眼睛。耳眼完全根据于感官方面的,换言之,就是精神生活的工具。故不仅是吃饱穿暖就算了。在这里我们尽可以简单的明了艺术是什么东西了。艺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结晶,同时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凡是一个民族的强盛和衰落,一定客观地反映在它的艺术上。我国近百年来文艺的盛衰交替,正是反映了这个客观的现实。”时过境迁,刘海粟先生的话似乎更具现实意义。不过人们对艺术的精神需求较之以往显然是大大提高了,尤其是当人们沉浸于物质盛宴的浮华表象下,我们更是感受到一些艺术大家以及艺术教育名师的重要价值。欣慰的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拥有着如此众多的已进入史册的画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应该说,他们作为一种最珍贵的艺术资源不仅属于南艺,更属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故而,值南京艺术学院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系列丛书。基于历史上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过的名家数量众多,因此我们这套丛书所选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一些长期执教我校的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美术名家。第一批我们率先推出他们中的十二位:刘海粟、陈之佛、谢海燕、郑午昌、颜文樑、罗未子、俞剑华、刘汝醴、温肇桐、陈大羽、李长白、苏天赐。他们不仅碑留艺坛、籍著我院史册,而且在美术创作、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等几个主要方面对构筑我院美术学学科具有突出的奠基和引导作用。我们研究的指向和涉面在于,追溯名师的生平和事艺轨迹,揭示名师的创作和教育思想,评析他们的学术成就,诠释他们的治学风范。我们期望在研究中尽量避免只是停留在史料的钩沉、资料的编辑上,而是能向纵深推进,由表及里地作立体性的观照,让我院在美术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一直融汇着名师们的教育思想、学术精神,在时代的光照下,面貌日新!同时当我们追忆他们非凡的人生以及杰出的艺术贡献的时候,更希望在他们灿烂光辉的映照下能产生新的名师与高徒。这也正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主旨所在!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张友宪
2011年10月31日于二乾书屋

目 录

第一篇 美术综观

第一章 生活艺术历程	3
一、童年	3
二、绳正书院的佼佼者	6
三、去布景画传习所受业	8
四、不幸的婚姻	10
五、创业迈出了第一步	12
六、“英雄之字典，无难字可知”	14
七、蔡元培的关心与北京之行	16
八、康有为收为学生	18
九、对康师大胆陈言	20
十、“模特儿”与“封建礼教”的最初冲突	22
十一、道学先生们继续发难	24
十二、“联军统帅”恼羞成怒	26
十三、胜诉于法庭	29
十四、东渡日本	31
十五、首次旅欧	33
十六、再次欧游	35
十七、在抗战岁月中	38
十八、“素描写出家国悲”	40
十九、不受日伪的诱骗	43
二十、灿烂的阳光和阴影	44
二十一、在“文革”逆境中	47
二十二、“今日荷花别样红”	49
二十三、九上黄山绝顶人	52
二十四、香港的足迹	55
二十五、名古屋行旅	59
二十六、第四次东渡	61

二十七、寿翁的舞步与神笔	63
二十八、巴黎久别重逢	65
二十九、再访狮城	67
三十、黄山十上拓奇境	70
三十一、百岁寿辰庆典	73
三十二、辞世前后	76
 第二章 贡献、价值评析	80
一、品格·信念·童心——刘海粟的艺术能源析	80
二、艺苑不老松——刘海粟的艺术生活剪影	85
三、创业、追求、开拓、报国——刘海粟业绩综论	87
四、精神万古 气节千载——海粟大师仙逝十周年 纪感	95
 第二篇 成绩览胜	
 第三章 教育留碑	107
一、艺术教育的宗旨	107
二、艺术教育的活力	109
三、学生智能的培养	112
四、创造型人才的个性弘扬	113
 第四章 创作留范	116
一、中国画的豪放	116
二、油画的民族气派	125
三、书艺的浑朴	136
四、诗词的丰神	143
 第五章 理论留识	151
一、事艺的缘由——“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 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	152
二、艺术的底蕴——“画之真义在表现人格与生命”	154
三、艺术的个性——“力求成就自己一种独创的 艺术”	156
四、艺术的生命——“对于生活失去了爱，艺术 生命就停止了”	158

五、诠释“六法”要义	160
六、《欧游随笔》的光彩	171

第三篇 档案集锦

第六章 海粟论艺	185
一、美术杂志发刊词	185
二、致江苏省教育会提倡美术意见书	185
三、上海美专十年回顾	186
四、石涛与后期印象派	193
五、论艺术上之主义——近代绘画发展之现象	199
六、图画应该怎样教学	202
七、艺术与人格	203
八、民众的艺术化	204
九、人体模特儿	205
十、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1978年11月6日 在中国美术馆演讲	218
十一、《刘海粟黄山纪游》自序	228
十二、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	228
第七章 评议海粟	270
一、精神境界	270
1. 艺术叛徒胆量大 郭沫若	270
2. 语不惊人死不休 梁启超	270
3. 介绍艺术家刘海粟 蔡元培	270
4. 刘海粟论 傅 雷	272
5. 海粟大师星华义赈画目录序 郁达夫	276
6. 《刘海粟论艺术》序言 叶圣陶	277
7. 刘海粟——人民的儿子 邵大箴	281
8. 百年寿与千年忧——刘海粟其人其画 柯 灵	282
9. 爱国老人 邓颖超	286
二、艺术风范	286
1. 《刘海粟十上黄山画展》前言 江泽民	286
2. 刘海粟大师的美育思想和艺术道路 谢海燕	286

3. 天若有情天亦老 冯健亲	293
4. 生命之画 袁运生	295
5. 发扬国光,与欧西竞进——20 世纪初期 刘海粟美术评析 马鸿增	296
6. 回望 20 世纪,泼彩的刘海粟当位列一二 ——《百年中国画集》观后 赵绪成	302
7. 关于刘海粟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周积寅	311
8. 海粟油画的中国气派 沈行工	320
9. 精神的张力——赏析海粟大师鼎盛时期 的油画作品 陈世宁	330
10. 为海粟大师一辩 刘伟冬	337
11. 《刘海粟书法选集》序 沈 鹏	341
12. 刘海粟先生题画艺术浅识 陈履生 ...	345

第四篇 活动年表

第八章 艺术、生活年表	353
第九章 论文、论著、演讲、画册出版年表(任大庆辑编)	483

第一篇 美术综观

第一章 生活艺术历程

作为一代艺术大师、艺术名师，刘海粟在圈子内外都享有非凡的荣光盛誉。无论从社会学角度抑或是艺术学角度看，他的一生都带有传奇的色彩。时代造英雄、英雄造时代，他是在特定的社会氛围——“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冶炼出来的艺术天地间的“孙悟空”（艺术叛徒）；这位罕见的艺术奇才，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发展的蕴奥”，他深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1912年），深信“救国之道，当提倡美育，引国人以高尚纯洁的精神，感发其天性的真美，此实为根本解决的问题”（1919年7月《美术》第二期）。为践行自己的理想，他一生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不仅倡导艺术教育，而且钟情艺术创造，并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美术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大家巨匠。

这一切转眼已成过去。需要指出的是，这“过去”积淀出来的经验、成果、哲理，完全可以引为我们继往开来的依据和参照，视为我们得天独厚的一笔精神财富。海粟大师并无可供炫耀的大学文凭和学位，而他在艺术实践中取得的卓越成就，足以使那些学历学位耀眼而成绩平庸者汗颜！写到这里，联想到清华大学过去国学院的导师陈寅恪，也是没有博士、硕士学位和正规大学文凭的学者，而成就却誉满国内外。这对我们今天有不少学校绝对化地以学历学位取人的做法，当有借鉴和警示作用吧！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收起话锋，让我们来看看刘海粟艺术、生活所走过的道路吧！

一、童年

“常州显象聚文星”，这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袁枚，对常州文人辈出的赞叹。



刘海粟寿过百秩,算是老寿星了
(图为刘海粟在百岁庆典上)

上溯一百年,当甲午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中国大地依然被沉重的铅云笼罩着的艰难岁月,1896年3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月初三),刘海粟在常州城青云坊一所古老的宅院内出世了。在当地,他是继17世纪丹青高手恽南田之后的又一颗艺坛明星。

不过,他的先祖却是安徽凤阳人,明朝洪武年间迁移江苏常州。刘氏家族代相承传,于常州已经成为颇有声望的书香门第。祖父刘镛、父亲刘家凤,均属世家子弟。祖父早已仙逝;其父字伯鸣,民族意识强烈,13岁投笔从戎,参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奋战六年。当他在雪夜返归故里时,刘海粟的祖母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只是凭着手臂上的痣,才识别出来。此后,他的父亲终生不应科举,以经营银庄为生,临终遗嘱以明代衣冠入殓。刘家凤平生乐于急人之难,具有宽厚而侠义的心肠。

刘海粟是家凤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九,所以小名被呼为刘九。又因出生时脐带盘在肚子上,得名刘槃。入学时还起了个学名叫季芳。后来到上海办学,才取苏轼“渺沧海之一粟”句意,自号“海粟”的。早年读书时曾有人讥笑他是“长毛”的儿子,这使他惶惑不解、大哭一场。回家后,慈爱的母亲才将那段讳莫如深的家史诉说出来。他的母

亲洪淑宜是清代著名经济学家、文学家洪亮吉的后代，娴熟诗文，是海粟结缘文化的最早启蒙者。她教他一句一句诵读唐诗，教他念洪亮吉的诗文，给他讲历史故事，她要有意识地来塑造自己宠爱的儿子，让他将来成为一个正直而有教养的人。

童年时代刘海粟一度喜欢同守门人的儿子祥福一起玩耍。祥福心灵手巧，会糊漂亮的风筝。有一回海粟的堂兄看中了他制作的风筝，提出要换，他不太乐意，争了两句，被海粟的叔父刘家麟听到，认为“以奴欺主，乱了纲常”，便叫人吊打祥福。祥福叩头求饶，刘海粟和他的堂兄也请求不要再打，叔父却暴跳如雷，骂他“没有出息”。这件事在海粟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怀疑：同样都是人，为什么这样不平等？从此，他对这位等级观念森严的叔父，十分不满。



刘海粟作父亲肖像(原为油画)

刘家楠木厅旁有个书坊，匾额上书写着“静远堂”三字，这是刘氏家族子弟的蒙馆，海粟6岁便到这里学习。他带着幼稚的新奇目光，开始正式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同学中有长辈堂房叔叔、姑姑，有堂房的哥哥、姐姐以及表兄妹等，约有三十多人，最初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朗朗的儿童读书声，回荡在静远堂上空，也振奋着少年海粟的精神。接着学习的是“四书”、“五经”之类，深奥的词语，虽经塾师讲解大意，受业者仍一知半解并不明白，只是循着老师的音调诵读。海粟9岁那年，在塾中捧读《论语》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老师摇晃着脑袋领读《论语》时唱道：“子曰‘曲肱而枕之’”；此后又唱道：“子曰‘肉割不正不食’”，一般同学哇哇跟着读过去了，并不在大脑中耽搁，而海粟却盘旋出一个问号来：“‘曲肱而枕之’，说的是随随便便，‘肉割不正不食’分明要求规规矩矩，这哪里像孔夫子一个人说的？”他便当即打断老师的咏吟大胆质疑，老师一下子被“将”住了，不禁怒火中烧，大声呵斥道：“不许问！”同时用戒尺让学生来领略老师的尊严。小海粟感到不解，感到委屈，他决心报复一下这位长袍马褂先生。几天后，他去杂货店买了一串鞭炮藏在身上，等到放学后，悄悄尾随老师走到桥口，迅速燃起鞭炮，噼噼啪啪声突然在老师脚边响了起来，老师着实吓了一跳，定神后才发现是正在奔走而去的“刘季芳”的恶作剧，他气极了，顾不上回家立即找到刘府告状。

家塾的日课除读经典外，下午主要是写字、画画。这

也是海粟最感兴趣的活动。字,最初临欧阳询的《九成宫》,继而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画,以恽南田的白描花卉为主,得就地取材之便。因为常州原是清代著名工笔花鸟画家恽南田的故乡。此外还临《芥子园画谱》。方法是用油竹纸印着画稿描摹。他的哥哥姐姐们谨细谨微描得十分认真,唯独海粟不受约束,任性而为,画得很快、很草率。老师每每要皱起眉头批评他“乱画、乱涂、画得很差”!直到他晚年时还在作品中调侃自己题写“海粟乱涂”句。

为了避开和塾师的冲突,在海粟 10 岁时,家中将他转入了带有新学意味的绳正书院就读。

二、绳正书院的佼佼者

和静远堂家族蒙馆相比,绳正书院是一个崭新的天地。这里除了开设经史、歌赋等课程外,还有国文、舆地、时务、数学等新鲜内容。师生关系也比蒙馆显得自由、和谐。海粟的求知欲在绳正书院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满足。他仿佛感到,在祖宗留下来的经史之外,还有另一个博大的知识世界,少年的视野豁然开阔了许多。

海粟在绳正书院以强闻博记、多才多艺而受到老师的喜欢和同学们的尊重。小小年龄竞争心理突出,无论什么功课他都要力争前茅。1905 年的暑假前,学校举办了隆重而有趣的游艺会,说唱、猜谜、演讲等节目异彩纷呈。海粟被班上同学推选登台作书法表演。他既不怕生也不心慌,在一百多双眼睛注视下,用幼稚的手紧握大笔,集柳公权书《玄秘塔碑》成句,书写了“逢源会委、勇智宏辩”八个大字,笔力很有一点刚劲老沉意味,下面掌声雷动了,老师和同学们带着惊奇的眼光,称赞他是“神童”!海粟的才能最初在群体生活中脱颖而出。

作画依然是他读书之余的最大爱好。他当时的画既充满着孩提的天真,而又大胆、特别,超过了一般同学。他特别喜欢画几笔“红梅”。在他家住宅的庭院中,有棵传家的梅树,那劲健的枝干,迎着冰雪盛开的艳红花朵,常常使海粟流连忘返。在绳正书院里,砖墙上还嵌着几幅石刻梅花屏条,系晚清知名画家彭玉麟所作,老干虬枝,笔法奇峭,别有一番风韵,海粟在那里曾经怀着很大的兴味纵笔临摹,领略到一点画梅的奥秘。他在后来几十年的创作生活中,多次以红梅为表现题材,藉以抒写胸臆,根源就在这儿。



刘海粟早年与父母等家人的合影

当时在家族成员中，他的叔父刘家麟是反对他学画的，他曾经对小海粟说：“只有五房刘寿恒那样的哑巴阿叔，才去学没有用处的恽南田派花鸟，七房的跛子是为了糊口，不能登大雅之堂才去习绘事。你是个聪明孩子，应当读书做大官，荣宗耀祖。”刘海粟不以为然，大胆地顶撞了他一句：“你一辈子，不才当上个芝麻绿豆大的官儿吗？我将来还要专门学画，用不着你来管！”他的这位叔父仅做过一任知县，却终生要人喊他“老爷”，爱摆架子、爱训人，海粟从小就对他没有好印象。

海粟在绳正书院读书也好、学画也好，一直受到父母的关心和引导，特别是母亲，除了常常给他讲解诗词外，还给他讲做人的道理。母亲教导他说：“士必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包括人品道德、学识修养。无品而艺高者，杨素、刘豫能诗，蔡京、严嵩工书，钱牧斋诗文俱佳，注杜诗见解不凡，终为人品所累，见轻于士林，为人不齿。”

在长辈中对他思想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位姑父屠寄，号敬山，是常州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清末康梁变法成立了京师大学堂，他曾在那里教过书。海粟由绳正书院放学回来，姑父空时都要给他讲点历史及画家故事。见到海粟临画便对他谈起恽南田甘于贫苦终身不仕的品格，指出师其画应知其人。并说：“习绘事、治史均当以人品为重。人

之患在贪，立身首在不苟取，自幼即当如是。”他的姑父还讲了一个小故事，使海粟久久不能忘怀：

屠寄的父亲庭芝公以文墨为生，收入极少，常常用豆腐渣果腹。屠寄6岁时，有一天在田埂上玩耍，看到地上有一只木鱼，便捡起来一边敲着，一边走回家。庭芝公见到后便问明缘由，勃然发怒说：“别人丢失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捡回来呢？现在谋生艰难，木鱼是和尚化缘诵经换取衣食之具，你拿来作玩具，不是要断绝人家的生计么？”说着将屠寄拉到田埂上站着，等候失主，一连三天，没有人来找，最后便将木鱼放回原处。

海粟由此悟出了一点道理：气节方面的磨砺即便小事也不能放过。

屠寄还曾经不厌其详地给海粟讲解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司马迁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身受宫刑，忍辱负重，以凌越千古的豪情完成名著《史记》的可贵精神，常使海粟赞叹、敬佩不已。

他的这位姑父还是个新派思想家，他把海粟的表兄元博送到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新学教育。他们每每谈到政事得失，总是慷慨激越，认为中国应该废君权、搞共和才有救。少年刘海粟受到影响，滋生了朦胧的反封建意识。在绳正书院写了多篇感世的策论，并装订成册，自己用毛笔题上《刘槃策论》，珍藏起来。

三、去布景画传习所受业

刘海粟14岁那年，他的慈爱的母亲病逝了。过度的悲痛和伤感使他生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他想换换环境，向父亲提出到上海去学习美术，一方面是兴趣所系，另一方面免得在家中处处触景生情，陷入丧母的痛楚中。然而父亲却是另有考虑，他要海粟到银庄当学徒，谋个生计，同时留在自己身边也便于照料。父子没有想到一起去，冲突产生了。叔父刘家麟是热望于仕途经济的人，反对海粟学画比刘家凤更激烈，认为如以画为业便是败坏刘家门第的大逆不道行为。然而海粟秉性执著，拿定了主意便不肯改变。又哭又闹，加上他的姑父从中调停，父亲终于在最宠爱的小儿子面前让步了。

事有凑巧，《时报》在醒目位置登载着“上海布景画传